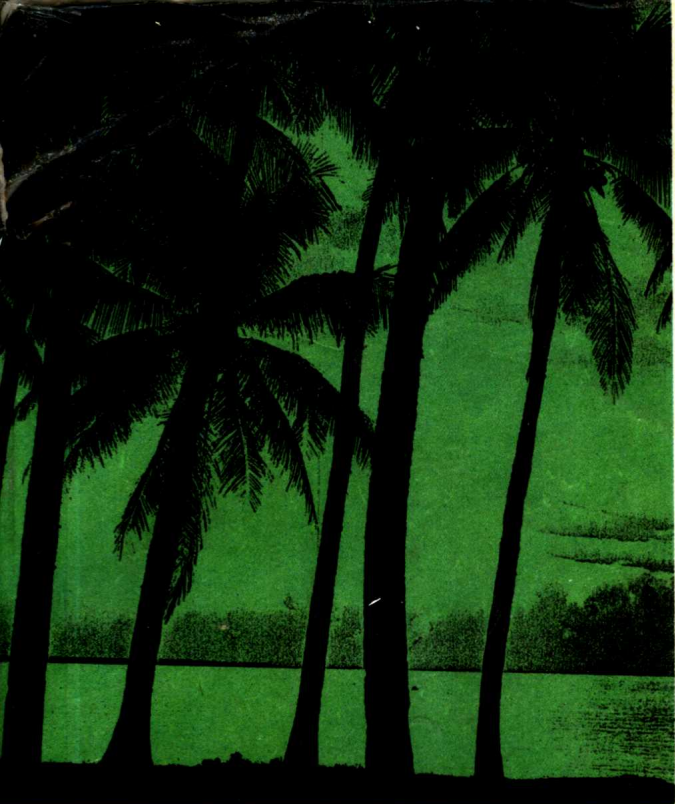


台港澳暨海外  
华文文学大系

# 旧时的河床

散文卷

(一)





0449238

243986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

散文卷(一)

# 旧时的河床

楼肇明 编选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3·北京

243926

(京)新登字 191 号

书名	旧时的河床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散文卷(一)
编者	《大系》编辑委员会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刷	水电出版社印刷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7.875 印张 432 千字
版次	199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199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0386-2/1·205
定价	14.40 元

# 前言 乡愁之血浓于水

楼肇明

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会有中国人；凡是有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就会有中国文学。血缘的历史是最原初的和最牢固的纽带，文字本身终究积淀着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血脉。大陆是中国人的祖居，同时是文化和文学的母体。由于近代、现代历史造成的事实，无视大陆以外的中国文学和华文文学的存在，就不是开放的视野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间，大陆以外的台、港、澳，特别是台湾地区，是在与大陆隔绝的情况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分支，一个文学实体而存在着和发展着。它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文体门类之一的散文来说，情况更是如此。中国现代散文，自“五四”发轫，从中国古典文学中破茧而出，且迅速成长为新文学中成就最为眩人眼目的门类，它几经跌宕起伏，兴衰消长，绵延至今。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散文，虽则两岸同源，但恰如长江和黄河同源于青海高原上的巴颜喀拉山脉，却一为南麓，一为北麓，在广袤温暖的祖国大地上奔流，在浩渺的大海里汇合。台湾地区的散文创作郁郁葱葱，满目锦绣，说它是中国当代文学母系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子系统，在结构互补中填补了“断裂带”也罢，说它平分秋色、各有千秋也罢，一个无可置疑的文学史实是，台、港、澳及海外华文作家的散文，

不管经受了多少椰风蕉雨的浸润，不管笔下所写的内容与大陆如何迥异遥远，九九归一，都是中国古典文学悠久传统的延伸，都是中国“五四”新文学精神血脉的延伸。

鉴于散文文体艺术特征和文体审美规范的制约，一部散文史无法斩断与社会现实土壤的联系，但它不会是一部社会发展史的翻版，而是一部民族文化性格的演变史，一部民族审美性格的变迁史和发展史。有多少年的历史，才能演变成可称之为传统的东西，经几多传统悠长地涤荡和积累才能升腾起可称之为价值观念的东西。而价值观念和价值尺度，则是如同蕴藏在生命胚胎细胞里的生物密码那样，它是生物成长的襁褓，生物开花结果的指时器，控制的效应和花果的芬芳同时并存。

一般地讲，为了凸现文学发展史的面貌，“大系”一类的选编，或按作品发展的先后为序，或以作家的生年为序加以集中。本选集采用后一种方法，以便在见出史的面貌之余，同时对作家个人的风格有一概略性的认识。进入本卷的作家自出生上一个世纪末的林语堂、苏雪林起至出生于本世纪前一个四分之一的肖白、林今开止凡四十二人。按一个简便通俗的说法，他们属“五四”作家和承绪“五四”现代散文余风流韵的作家。这原因在于他们中间年岁稍大些的，如林语堂、苏雪林、凌叔华、台静农、梁实秋、钱歌川、叶灵风、谢冰莹、沉樱、李辉英等人，早在“五四”时期至三十年代间就已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活动，他们中的不少人是那一个时期的文学社团的骨干和中坚，文名远播，卓然成家。稍后于他们的作家，其中有的人已在文坛上渐露头角，有的虽尚未成名，但业已完整地接受了高等教育，奠定了一生文学事业的基础准备，如琦君、徐钟佩、钟梅音、吴鲁芹、思果、张秀亚、胡品清、子敏、肖白等人。若从散文文风流变的轨迹考察，将这显然属于两个时间年代的作家，合并在一个散文发展的大段落里，大体上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因为，如果我们将文学发展的长河视为审美范型

的发生、发展史，它是由创造范型的非常规时期和范型的展延、深化、普及的常规时期，交替递进，生生不息而构成；那么，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和古典散文而言，“五四”至三十年代，就显然属于创造了新的审美范型的非常规时期。从台港及海外这两代散文作家所遵循的审美规范看，他们都是在“五四”已有的审美范型内创作的。以往的台港文学，固然是整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且在当时被异族占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坚持中国文学在台港地区的发展，喊出了台港同胞的心声，这在文学史上当然是不可泯灭的；但实事求是地讲，如果我们将视线从对象身上转向前后左右更为广阔的中国文学背景上，那么，它只扮演了一个参与者和波及者的角色。上述两代作家到台港之后，无论是深度、规模、影响，都是一次文学和文化的再度开发，并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起码是在散文成就上吧）与“五四”新文学的发祥地——大陆构成了旗鼓相当、并行发展的局面。顺便提一句，与梁实秋等人对台湾散文尔后发展的贡献（不是程度上而是形式上）相似，作为创造社后期健将的叶灵风，他对香港散文小品的贡献，也是不应被人们遗忘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两代散文作家的贡献是历史性的、全国性的，而不是地方性的，或不止是地方性的。说他们是在“五四”已有的一种审美范型内创作，其理由有三：

首先，这一批作家中的突出人物如林语堂、梁实秋，本身就是“五四”现代散文一个重要流派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实践的是周作人所开创的“人的文学”及个性主义的散文路线。这一派的散文与“匕首和投枪”式的散文是决然属两种不同历史观、社会观和艺术观的产物。他们看待历史，偏重于相似性乃至循环往复的一面；他们主张文学应该表现普遍的永恒的人性；他们强调的是和谐而非斗争；他们把文学看成是“日用必需东西以外”的精神游戏和享受；他们将散文看成是言志、抒发性灵、自娱而后兼及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文体。将这一散文路线下的散文小品，贬之为“小摆

设”，自是有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林语堂到台湾以后，也曾受到过辞锋严厉批评，他被钟理和讥之为“看见人家上吊，还以为荡秋千”（参看《钟理和全集》卷六177页），但这一批评并未能遏阻住这一派散文小品的发展。

其二，散文美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是作家主体人格的艺术表现问题。林语堂身上“名士之风”可掬，梁实秋为了实践自己“文学表现普遍的永恒的人性”的主张，在他提倡“爱国和社会民主”的基本主张之外，对现实的斗争始终保持着一一定的距离。林语堂自谓“行为尊孔孟，思想服老庄”作自励的准绳，而透过梁实秋的全部散文小品创作，则我们可以看到他心目中的人格理想，与老庄笔下“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穷丑”的“真人”、“圣人”，可谓是血脉相承的。儒道互补，当然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结构中的深层底色。而且，在不同的人身上和同一个人的不同历史时期，其色调比率、彼消此长的情况是千差万别、乃至迥然相异的。不过，散文小品既然要侧重于表现人性与人情，且突出自娱的一面，老庄哲学中的人格智慧也就在人格结构中占据了主导的一面。需要说明的是，梁实秋以及尔后的一批作家身上，这一类高举远慕、孤洁素馨的人格，毕竟不同于旧时代的隐士，他们都受过二十世纪西方文明的洗礼，且沐浴在“五四”新文化的光照恩惠之下，是故，与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文化封闭观念是绝缘的。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有意无意地游离时代的正题和反题，于是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就不可能是思想界的斗士，而仅止于社会和文明的批评者的角色。

其三，将“五四”现代散文看成是晚明小品和英国小品的合成，在题材上，则“宇宙之大，苍蝇之微”，“上自生死兴衰，下至虫鱼神鬼，无不可谈，无不可听”；在题材和主题关系的处理上，“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写法上，由平淡无奇的话题开始，采用闲话家事的“闲话体”、“娓语体”，拉拉杂杂，旁证博引，引

出中西掌故，古今轶事，民情风俗，融个人的生活经历、体验、情趣、智慧和学问为一炉；在语言文字操作层面上，则遵循“行于当所行，止于当所止”，“散文的美，美在适当”的准则，文字追求简洁，多取文白参半、交融的语体，幽默精警的笔调。

散文作为极个性化的文体，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是“五四”时代一个有见地的结论，它说明了现代散文有别古典散文的新审美范型诞生时的时代背景。不过，一种新的审美范型能迅速成熟却又离不开已往的文化积累，它是在旧审美范型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于母体中生长起来的。同样，它尔后要在广度上延展，深度上掘进，也不会与流动着的变迁着的时代条件和一般人文环境无关，它仍然要有赖于时代提供的媒触，仰仗于深厚传统的滋养。我们只须粗略地扫视一下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散文作家这两代人的散文作品，就可以发现时代条件和一般人文环境对他们笔下主题、题材热点的关联，同时还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焕发出来的新的活力。换言之，“五四”现代散文中的这一类审美范型，其广度上的延展和深度上的掘进，也都推至一个新的水准线上。下面就他们笔力最为集中，取得的成就最为瞩目，于承前启后动态发展中的地位最为重要的三个主题略作描述。这就是怀旧（乡愁）、亲情，和人在现代社会中抗拒异化的主题。

其实，这三大主题有其内在的共同根源，尤其是前两个主题，有时是很难截然加以分割的。显而易见的是，在散文中写怀旧和亲情，原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但在台港澳及海外华文作家笔下，高潮叠起，代不乏人，形成一根绵长的线。一方面，这确是国家分离的特定历史条件造成的；另一方面，又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价值观的继续。与历史上作家们的怀旧、乡愁相比，当代大陆以外这些中国作家们笔下的怀旧和乡愁，不仅在情感的多彩多姿和力度上要超迈前代，更引入了当代人对这一情感的自觉思考。梁实



秋在《旧》一文说：“旧的事物之所以可爱，往往是因为它有内容，能唤起人的回忆”。王鼎钧在评论琦君散文时说：“文学家的怀旧，只是创作的手段，‘旧’是他的材料，他用旧材料做出新成品，从成品中展露新的意义，那新的意义，才是作者创作的目的。”梁实秋又说：“旧的东西大抵可爱，惟旧病不可复发，诸如夜郎自大，奴隶制的残余……。倡言守旧，其实是迷恋骸骨；唯新是鹜，其实只是擦拭皮毛，那便是新旧之间两俱失之了。”因此，他们笔下的怀旧，是在一种中国人特有的价值观念统辖下的心态。这种心态，其实还是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维系不坠的民族凝聚力的表现。所谓旧，在他们笔下，已不再是事物新旧之旧了。所谓怀旧，不论他们在时间上怀念的是自己哪一个年龄段的事，也不论怀念的地点是故家、母校抑或他们足迹所到神州赤县的哪一处地方，反正，这是一种类似“疲马恋旧秣，羸禽思故栖”式的与生俱来的基本情感。怀旧和乡愁是紧紧地纽结在一起的。再推远一点讲，怀旧和乡愁都是属于心灵精神层次上的情感，历来有许多哲学家和文学家，把自己一生的创作活动归结为寻找故乡的冲动和努力，寻求心灵家园也就是让自己的身心拥有一片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乐土。从中西文学美学的岐异看，如果我们把西方人自古希腊罗马的英雄传说和史诗开始，那种勇于离家出走，流浪开拓，直至现代西方人，因灵魂无所依傍漂泊蓬转无所归的种种文学表现，归结在“流亡美学”的大标题下，那么，安土重迁的中国人的种种文学表现，则不妨归结为“乡愁美学”。中国人的离家去国往往迫于生计或迫于某种政治原因。中国人的宇宙观中原本就是将家园作为亲近自然、窥视宇宙的坚实可靠的基地。家和国不分的结果，使乡愁还每每跟爱国主义有扯不清、理还乱的联系。台、港、澳及海外华文作家笔下的怀旧和乡愁作品，与自《诗经》的“黍离之悲”、唐宋诗人的“羁旅之愁”，到李后主词，既存在着情感内涵方面的相似之处，又有审美方式上的血缘承继关系。而其中最具社会认识价值的部

分，则是那些以“疲马”和“羁禽”的身份，写出了“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历史沧桑感的作品；最具恒久艺术价值的部分，是那些写出了一代中国人故国明月不堪回首的离愁，对祖国壮丽河山、悠久文化的深情讴歌，并结晶着中国人的“恋母情结”，将形而下的具体历史的家国之思上升为形而上的安顿心灵的家园的作品。

甜甜的是家乡水，浓浓的是亲人血。亲情是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散文作家作品的另一大经久不衰的支柱。家是亲情的历史舞台，原本就是不可分的，但这儿的亲情是广义的，是指全部的人伦之美。与那种由“被抛弃的感觉”故而产生对家的寻找热情一样，对亲情的执著和向往，也正是为了寻找一种真实的基本的精神需要，两者在形态上有所区别，其内在的出发点则为同源。而且，与乡愁是中国人古已有之的绵长传统一样，以礼义之邦著称的中国人，则更是将亲情推到了衡量人生价值和人性之有无、多寡的价值尺度的高度。在一般人眼里，它几乎是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在人情人性领域里的指代词了。台湾散文中的亲情主题，是一片郁郁葱葱、风光绮丽的鱼米之乡，高产、多产，感人至深的艺术精品也多。一代散文宗师梁实秋的《槐园梦忆》是写亡妻的，言曦的《世缘琐记》，被评论界推崇为当代的《浮生六记》；子敏的《小太阳》，涉足于子女的童年世界。以上是几部有口皆碑的专著。至于散见的名篇，仅本卷写母亲、母子之亲情的名篇，就有钟梅音的《母子之间》，林今开的《母难日》、林海音的《鸭的喜剧》等等，至于写其它各类人伦温馨之情的，同样美不胜收。亲情，一直是台港澳及海外华人散文作家的敏感区，优秀的艺术精品迭出，如将这一类作品汇集成册，我们将它视之为一部中国人的道德审美史，同时也是一部富有诗意光辉的人情和人性的教课书。从总体水平上讲，这一类散文作品不仅能直追我国古典散文中的同类作品，也完全可以与“五四”现代散文中的同类作品相媲美。这

可以归结为斗转星移，新时代的风风雨雨冲刷了投射在人伦之美上的令人不舒服的旧道德阴影，从而把传统道德美的精髓洗涤得愈是清亮、愈是晶莹了。在这一领域内，堪称圣手，把写母子之情、友伴之谊、洁白纯真的童年世界，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线上的，是出色的女性作家琦君。琦君写故家亲人的入视角是童年，但这儿童的眼睛，不止是将它作为人类个体生存发展史上一个蒙昧阶段，从湮没在时间之河的记忆里挖掘出来，她将对童年亲人故友的一次回忆，当成是去人性审美的神圣教堂的一次巡礼，换句话说，她是将童年的幸福回忆，直作“暮然回首不复存在的伊甸园”的，并用它来检视现实世界里的真善美和假丑恶的区分。真善美是这位女作家艺术世界的呈现形态和架构原则。同时，还无须否认的是，这位女作家不是那种气魄宏大的艺术世界的创造者。然而，琦君以庶近宗教对人的终极关怀，以不屈不挠的爱心弥漫笔触所及，广被恩恩怨怨，为中国现代散文史继冰心之后树起了又一座坚实的碑石。

张爱玲女士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了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张爱玲的这段话，固然是这位女作家自己奉行的审美准则，但何尝不从一个高瞻远瞩的立脚点，说明了台湾及海外华文作家何以在“被抛弃”之后如此热衷于怀旧、亲情的主题和题材。但是，如果说亲情和乡愁，是作家们面对“影子似地沉没下去”的时代，作出正面的寻寻觅觅，找到了一块个人灵魂和群体幻象憩息的安静乐土，那么，他们面对阶级社会里上层社会的虚情假意，特别是物质文明偏枯，科技工商如弥天盖地的烟雾窒息人的自由呼吸，对人的自我造成严重的异化胁迫，他们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用自己手中的三寸笔管作生死存亡的搏

斗。需要指出的是，这崭新主题的展开，在往后的作家们笔下拥有更加多彩多姿的开掘，所不同的是，在这一年龄段和在“五四”现代散文常规审美范型内创作的作家，更多地带有社会文明批评的性质，他们还没有像后来的作家们那样，是一种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是信仰和人的理性的丧失。梁实秋到台湾后不久的《平山堂记》、《骆驼》等名篇直至晚年直接涉及一些现代社会才兴起的事物，如《计程车》、《电话》、《包装》等等，他所持的标尺，始终是为了提高人的文明程度作为自己的创作宗旨的。然而，作为一个现代人，他笔下的骆驼——“沙漠之舟”的坚韧耐劳，被流落到椰风蕉雨之中，那疲惫、茫然的困惑，固然是他颠沛流落的内心感受，是他自我形象投射出去的镜象结构，但在他的这一自我形象的镜象结构之中，已稳稳透漏了新的主题的春光。这自我置身于陌生困苦境地的作品，紧接着就是吴鲁芹的成名作《鸡尾酒会》。顾名思义，这是外交场合或贵族上流社会的聚会，觥筹交错，绅士淑女，彬彬有礼，但在这虚文俗套礼仪下所覆盖的，正是人际关系的冷漠和虚伪。到了《数字人生》，吴鲁芹更痛彻地感到自我人生的丧失，寄生现代化的西方社会，从护照到各种信用卡号码，构成整个人生价值的记号，连自我的名字也消失在记号之中了，“人生已经沦落到仅剩几个数字，几个数字就可以道尽人生。”这种悲哀是为人类自有文明史以来所未曾有过的。思果的《卖的漫想》，则勾勒了工商社会下，从肉体到灵魂，从古文物到人格尊严，利益所趋，无不在可买和曾卖之列。高旅则一言以蔽之曰：这是《匮乏时代》，匮乏的不是物质，而是人的精神和心灵的赤贫。在资本主义社会二律背反规律的作用下，人类该往何处去的问题，已越来越尖锐地摆在面前，这两代有血缘之亲的作家，是中国作家中最先敏锐地感受到这个全球性问题的先驱者。“乡愁美学”也好，“流亡美学”也罢，已从不同的河源出发，曲曲折折地流到了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交汇处以了。

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我们现在还可以补充说：从旧时的河床里流出来的，是浓浓的血。乡愁之血浓于水！

# 目 录

前 言	楼肇明(1)
论泥做的男人	林语堂(1)
论纽约钓鱼	林语堂(5)
论趣	林语堂(8)
千石谱	苏雪林(11)
我家的“麻猫酸丁”	苏雪林(13)
爱山庐梦影	凌叔华(17)
伤逝	台静农(27)
始径丧乱	台静农(30)
平山堂记	梁实秋(36)
骆驼	梁实秋(40)
放风筝	梁实秋(43)
脸谱	梁实秋(47)
一条野狗	梁实秋(50)
旧	梁实秋(53)
白猫王子	梁实秋(56)
八十岁与八百岁	梁实秋(63)
蟹	梁实秋(67)
忆青岛	梁实秋(70)
谈恐惧	钱歌川(76)

怀念朱自清先生 .....	金溟若(82)
南京的马车 .....	叶灵凤(88)
老菱 .....	叶灵凤(90)
后海湾的鹭鹭 .....	叶灵凤(92)
香港的核疫和鼠患 .....	叶灵凤(94)
我的小先生 .....	杨 逵(97)
两块不平凡的刺绣 .....	谢冰莹(101)
爱晚亭 .....	谢冰莹(105)
迁怒 .....	梁容若(109)
塞外的春天 .....	梁容若(112)
我们的海 .....	沉 樱(115)
仲夏夜的想象 .....	沉 樱(119)
驯兽的哲学 .....	徐 讷(125)
窗 .....	何 凡(130)
我的嫂子 .....	李辉英(135)
“争臣”举隅 .....	东方望(140)
报禁 .....	东方望(143)
“洞庭湖”之悼 .....	周弃子(146)
高明境界下午茶 .....	李霖灿(150)
小女初烫发 .....	王文漪(154)
华冈之雨 .....	叶 蕨(160)
子 .....	言 曦(164)
媳 .....	言 曦(177)

我的家 .....	徐钟佩(189)
一个洋中国人——记青衫怪客马彬和 .....	徐钟佩(193)
没有姓的人 .....	徐钟佩(200)
我看斗牛 .....	徐钟佩(205)
空间 .....	曾敏之(217)
髻 .....	琦君(221)
下雨天,真好 .....	琦君(226)
一朵小梅花 .....	琦君(232)
红纱灯 .....	琦君(237)
看戏 .....	琦君(245)
一对金手镯 .....	琦君(257)
人鼠之间 .....	琦君(264)
黑人与小猫 .....	琦君(268)
置电话记 .....	吴鲁芹(272)
数字人生 .....	吴鲁芹(278)
鸡尾酒会 .....	吴鲁芹(283)
死·讣文·墓碑 .....	吴鲁芹(288)
一天的刑罚 .....	思果(295)
优 .....	思果(304)
食的触觉 .....	思果(308)
卖的漫想 .....	思果(313)
鸭的喜剧 .....	林海音(319)
书桌 .....	林海音(323)
阳光 .....	林海音(328)



匮乏时代 .....	高 旅(332)
重庆大火记 .....	叶蝉贞(336)
遗珠 .....	张秀亚(346)
雪·紫丁香 .....	张季亚(351)
艺术的沉樱 .....	张秀亚(356)
湖水·秋灯——学校生活追记 .....	张秀亚(360)
兜雨 .....	罗 兰(365)
钥匙 .....	罗 兰(369)
柳 .....	刘 枋(372)
再见,空白! .....	王书川(375)
新郎十五岁 .....	子 于(377)
告别读者 .....	胡品清(386)
砍不倒的月桂 .....	胡品清(390)
梦的四季 .....	胡品清(393)
阿菊的男友 .....	胡品清(399)
我藏书的小楼 .....	胡品清(405)
老爹也在变 .....	柏 杨(408)
妙判·妙文 .....	柏 杨(412)
石九仔(外一篇) .....	舒巷城(417)
煤渣盆景 .....	钟梅音(425)
属于诗人的 .....	钟梅音(428)
母子之间 .....	钟梅音(433)
乡居闲情 .....	钟梅音(443)
太平山谷半日闲 .....	司马长风(446)